

诊所在生活区的最边上，靠山河，推开门，天光日影就涌了进来。

一开始，项目部并没有规划诊所。单位虽然有职工医院，但按惯例，工期不超过两年，或者人员不超过300人的施工点，不设诊所，也不外派医生。职工生了病，直接往当地的医院送。但徐村太偏僻，到最近的医院也要翻几座大山，开车也得小半天。

这并不是重点，真正的原因是有位领导来视察，酒后失控在院子里摔了跟头，肥硕的脸开了大缝。到医院时，半边身子都红透了。没过多久，诊所便俏生生立起来了。

这是项目部最气派、最整洁的房子，三套一，白墙、蓝帘、纱门纱窗，还吊了顶。冰箱、彩电、卫生间一应俱全，外加消毒用高压锅。总经理的宿舍才一室一厅，洗澡、上厕所还得跟人挤。

这简直是“飞来横福”。只是等待开张的过程有点漫长——单位职工医院从四川派出的第一个医生，在路上出了车祸；第二个医生还没出发，被楼上的花盆砸断了腿。第三个，本人没事，老婆流产了。真是邪门……

职工医院没人来，诊所成了老鼠活动的场所。工地上三天两头有人受伤，后勤口的生活用车简直成了120，项目部只好跟当地医院联系。漾濞县医院派了阿木石齐来。

阿木刚从医学院毕业分配到县医院，彝族，长得却像混血儿。那時候费翔在大陆火得一塌糊涂，边远如云南大理漾濞彝族自治县，大街小巷也被他深邃的眼神照亮了。阿木五官立体，眼窝深陷，侧面与费翔相似度极高。顾长的个子穿上白大褂，杀伤力爆棚，套用现在的网络语言，充满了禁欲气息。

阿木一上岗，诊所的夜晚就热闹了。没结婚的姑娘，壮的、瘦的，摇身成娇弱体虚的西施，动不动就伤风胃痛。她们含着蕴情的身姿，从宽大丑陋的工作服里解放出来，在日光月色走过的墙上、窗帘上摇曳，惹得单身的男青年狗见了肉包子似的，围着诊所打转。结了婚的女人要彪悍得多，一来就撸袖子掀衣裳，露胳膊亮腰杆，自报肌肉劳损关节疼痛的病症，

诊所

□ 若若

指明要用按摩来缓解、治疗。阿木小麦色的手一搭上去，那些丰腴的肉就通了电似的颤抖。便有男职工借口量血压，抹碘酒，在诊断室的凳子上，咀嚼阿木进出病房时，掀开门帘那惊鸿的一瞥。

白天的生活区是安静的，诊所更冷清，只有上中、夜班的人偶尔来拿点药。阿木起得早，太阳出来前就已经用消毒水泡了被单，抹了桌椅板凳，将针头、镊子之类的医疗器械放进高压锅煮。工人坐上通勤车赶往工地时，洁白的被单在诊所门口的绳子上翻起白色的浪花。阿木靠着窗子，打开了厚厚的医书。

阿木主修脑血管，立志当响当当的专家。现在每天面对的却是各种外伤、骨折、真真假假的头晕脑热腰酸腿痛，以及搔首弄姿的调戏。事实上，他看得并不专心。我路过的时候，他会打听单位的情况、项目部的各种人际关系。他甚至问我，那个摔了跟头，指示修建诊所的领导好久会来。我没有比他更多的信息。我看见他落在书上的目光涣散无焦。几个月过去，他看的那本医书还停留在前几个章节。

阿木的医药不足以治愈少女的怀春和妇女的空虚躁动，夜晚的热闹有了新的内容。她们喊他小费翔，说费翔凭冬天里的那把火烧成大众情人，小费翔拾缀拾缀，当个明星没问题。

阿木对着镜子，里面的人轮廓分明，英俊潇洒，不比墙上的明星逊色。他转头看身后，高山连绵，散落的民居简陋，行走的人微小如蚁。同样微小的自己，在这偏僻的山野，不知什么时候能走出去。

阿木开始跟着电视学唱费翔的歌，学台湾腔的普通话。微卷的头发蓬松成爆炸式，皮夹克配着紧绷的皮裤，还给脖子拴了拇指粗的金属项链，与舞台上的费翔有了几分相似。每天晚

上，男男女女挤进诊所，当阿木的艺术指导：先亮背影，气氛酝酿得差不多了才转身。转身也不急着开唱，再秀一段霹雳舞。眼睛要半睁半闭，凌空俯瞰，藐视万物……阿木身体里能歌善舞的基因开始蓬勃生长，没过多久，费翔所有的歌，阿木都会了，出场的姿态也学得八九不离十，霹雳舞更是出神入化，擦起玻璃来比专业人员还像。

医学的书已经落满灰尘，消毒水的味道正在被各种口气和器叫蚕食。白大褂成了抹布，他也不在乎，反正很久不穿了。阿木的身体寄居进流行而廉价的时装里，当明星的欲望在一个接一个的烟圈里抽枝、茁壮。他的眼神从未婚、已婚的女人身上扫过，星星点点的点燃起来。

我扭了脚，找阿木拿药。大白天的，诊所关门闭户，连窗帘都拉得密不透风。喊半天，他才衣衫不整出来。瞄一眼我肿成馒头脚，开始四处翻找，谢天谢地，还有几张创可贴。

是的，药品架早就空了，麝香舒活灵、风湿止痛膏、感冒清、扑而敏之类，工人最常用的药已短缺很久。阿木几次关了诊所出去采购药品，一去几天，但我明显忙了起来，时不时就有人来找。那些人骑着摩托，录音机放着震天响。他们呼啸着来，载上阿木又呼啸着去。诊所常常只剩铁将军把守。

实际上，已经很少有人去找阿木看病了，连那些把他当明星塑造的人也不例外。钢筋队的黄师傅发烧，打了柴胡针不出汗。再去，发现阿木往针管里抽取的药剂居然是黄体酮——那是马胖子先兆性流产，专门在州上医院开回来的药。而马胖子，头天打了黄体酮一直冒虚汗，正找不到原因。这就罢了，有人发现打针用的针头阿木也不在高压锅里煮了。他半开眼，擦着费翔的腔调说，用水涮涮就好啦。

阿木被开除了。走之前，他在诊所门口烧东西，厚厚的医学书、白大褂、费翔的海报，成了腾起的火光。火光里响起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，一遍又一遍。

项目部对诊所进行了翻修，改成职工宿舍。生活车又开始充当120的角色。

有段时间和母亲通电话，她总会说起一只黑猫。“逮耗子凶得很，周围团转都见不到耗子了。”“很乖，从不上桌偷吃。”“很优雅（安静），不随便叫一声。”大哥就在旁边插播：“天天都是猫，您没（优秀）猫，就像没优（先）人一样。”

第一次见到母亲的黑猫，我就被它的漂亮惊到了。黑猫身子状硕；毛色透黑发亮；双目大而圆，深汪汪蓝幽幽里漾着微微绿，让人想到狼眼。黑猫端坐在母亲常坐的长条凳上，屁股着地，后肢全蹲，前脚如利剑垂直插凳，尾巴如流水柔和回盘。端庄、高贵、优雅之类的词滚滚而来。黑猫见了我，轻快地跳到地上，从容走开。如从一匹流动黑缎滑落，映得整个院落亮堂堂。

黑猫原本是一只流浪猫。流浪到我附近，被母亲发现。母亲先是在后屋檐口下投食，再把装有猫食的碗放在后屋檐口，猫碗位置渐渐挪动，直到猫和碗定居后院堂屋。

很快，黑猫以抓耗子的能耐征服大家。街坊邻居无论去哪儿吃酒席，都要主动给母亲打包带鱼。母亲把水烧热，漂干净鱼肉调料，再用小火慢慢烘脆，搓揉成细沫，装包分袋，放入冰柜。酒席淡季，打包回来的鱼接不上，母亲便到生鱼店，讨要肠腮肝肺等鱼下水，再烘煎加工成猫鱼子。做一次猫鱼子，烧火、翻烘、搓揉、弯腰，年近八十的母亲累得腰酸背痛，双手总是被鱼刺扎伤。

猫鱼子富足时，挤占了冰柜大半空间，正经要冻藏的东西无处可放。大哥抱怨，母亲毫不理会。有几次饭不够，母亲从大哥嘴边夺食，先保证猫饭。大哥又好笑又好气：“你就把猫当先人老辈子。”母亲理直气壮说：“以后，家

一百多年前，我的爷爷出生在今天的眉山市多悦镇。父母早亡，逼迫爷爷不得不外出讨生活。爷爷选择往眉山城方向走。

游荡了两天，没有店家需要小徒弟，想要的，又多不起一张嘴。看到有个老人卖鱼虾，一个念头蹿脚，爷爷向城外的岷江河奔去。比起瘦弱的大地，水的包罗万象大概让爷爷更能看到了希望。

爷爷在码头等了两天，终于发现老人又来卖鱼虾了。爷爷向上前向老人求情，想做老人的徒弟。但老人没有答应爷爷的请求，老人的渔船小啊，一个小船板外加一张旧渔网。然而，坚定了信念的爷爷不怕等，一次、两次……终于，老人被爷爷感动，收他为徒。

爷爷孝顺、勤快、性格温和，师傅越来越喜欢他。有了爷爷的助力，老人的收获也比以前丰富。生活稍微改观，老人便带领爷爷上山伐木，准备做新船。没有一点工业化程序，全靠手工造一艘新船谈何容易。

我不知道老人带着爷爷是怎么造船的，但是我在小时候，见过爷爷带领他的徒弟们造新船的过程。我不知他们是怎么造的，我只感觉造船的日子太慢了。刨花堆里刨出来的木片木棍都被我们玩够了，叮叮当当的榔头声才稀疏下来。船的形状起来后要刷漆，一遍、两遍、三遍……院子里浓浓闷闷的呛人的桐油味，数月经久不息。

渔船是渔人走进河流的一把钥匙，在我们家族的血脉里，爷爷的渔船永远是精美的样子。

春天里，新枝滴翠，风轻浪静，正是捕鱼的好时节。捕鱼有单捕或围捕，单捕是几只渔船散在大片水域，各自撒网收网劳作。撒网是技术活也是力气活，网撒出去需要臂力、腰力、眼力、脚力，各种力量通力配合，否则撒出去的网，抡不圆，扔不远，还把自己拖得跟跟，不但招人笑话，还危险。渔人撒网的时候，鸫们多半立在船邦打盹休息，一副“青山问我何时闲”的样子。

里的耗子，你去逮，我就再不养猫了。”

原本的流浪黑猫，在母亲的照料下，日益骄纵，猪肉、猪肝、鸭肝一概不吃，只吃猫鱼子拌饭。我责备母亲把猫惯得不成样子。母亲反驳：“现在的人天天顿顿都是好吃好喝，猫吃点猫鱼子咋就不成样子了？”我心疼母亲制作猫鱼子辛苦劳累，要买猫粮代替，母亲坚决阻止：“吃了猫粮，猫就不逮耗子了！吃猫粮，那是别人养着玩耍的猫。再说，我只要能动弹，就不能成为废人。”

母亲病重。入院前母亲把黑猫托付给隔壁婶婶。住院期间，母亲每天都在念叨猫。不过，和婶婶通电话时，她却又不提及。她怕增加婶婶的心理负担。

半个月后，母亲出院回家。刚走进院子，母亲就“猫儿，咪——咪——；猫儿，咪——咪——”唤个不停。家里十多天空无一人，除了霉菌长得蓬蓬勃勃，哪还有别的东西。但一会儿，有“喵喵喵”声由远而近，母亲便呼唤得越发急促。猫急切的应和声越来越近，可是就在耳边，却不知猫在哪里。

母亲四处张望，终于看见了柴楼上的猫。母亲撑腰抬头望着柴楼一声声呼唤，猫疯狂摇尾俯看声声短促应和，那时候，母亲已是潸然泪下：“我的猫儿，我是住院了，不是我不要你了，我咋舍得我的猫儿呢……”

然而，母亲终究还是舍弃了她的猫。

那夜，母亲长长抽了一口气，眼神漫漶，几天来勉力支撑着母亲上眼睑的“小牙签”慢慢抽离，母亲上下眼睑相遇，再没分开……

我轻抚着母亲的脸，轻抚着母亲如皴的皱纹、遍布的斑点点点。母亲的脸在我指尖间慢慢变冷，慢慢变硬，成为一尊雕像。

母亲的黑猫

□ 宋学蓉

母亲永远舍弃了我们。那个夜晚真嘈杂啊，吵得母亲要放空听觉、触觉、嗅觉，才能入睡；那个夜晚真杂沓啊，所有的杂音敲响母亲远行的鼓点；那个夜晚，我和母亲寸步不离，这独属于我们母女的时间和空间；那个夜晚，我给母亲摆龙门阵，过往的画面如飞鸟掠过，把龙门阵切得支离破碎……我把自己写的悼词一遍遍读给母亲听。我第一次对母亲说出了“我爱你”三个字。尔后，这三个字便汇聚成通天汪洋，倾落而下……

那天晚上，不断有挠蚊帘的窸窣声传来。是谁这么不知趣打扰我和母亲?!母亲一言不吭。我知道母亲生气了，我轻轻地说：“母亲，你消消气，我马上把他喊开！”然而回头，我却看见了一对绿莹莹的灯盏。原来，那是母亲的黑猫。

“猫儿，进来，快进来！”我撩起蚊帘，黑猫慢慢走了进来。但是它一声不吭，就像此刻的母亲一样。它只是偏着头，呆呆地望着棺材，然后，它一个转身，消失在无边的黑暗里。

从此，黑猫再没回过来了。

少年苏轼 1042

□ 龚莹莹

从时光的缝隙里再入眉山，已是庆历二年（1042年）。

大宋立国，经太祖、太宗、真宗三朝，迄今已有八十二年。抑武兴文的国策让文人受到了空前崇拜，仁宗皇帝御试进士时，入宫觐见的结队经过朱雀大街，整个东京城会像疯了一样，万人空巷前往围观。这年，“拗相公”王安石也在那场御试当中。本是有望夺魁的第一人，却因赋中“濡子其朋”四个字，触了官家忌讳，只能屈居第四。众所周知，此人在苏轼的生命中，是劫数——事实上也是机缘。

谈论他们的交集为时尚早，那时苏轼不过七岁。

西蜀眉山的垂髫稚童，郊游不广，日常接触些邻里乡党，见闻相当有限。成都府远在天边，东京城更像个传说，虽然摸过许多书，不过是些古人的陈迹，还不足以激发孩童的志气。父亲苏洵倒见识了天下巨丽的文章，也看到过世间秀伟的贤人，见贤思齐却力不从心，他只能在风雨中一往无前，踉跄努力。

京师的丹墀太高，宝马香车也太过缜乱。

景祐四年（1037年）初，苏轼刚出生不久，二十九岁的父亲就背井离乡。先是沿水路出峡，去到荆州；再舍舟陆行，北上入京。他参加过三月份的礼部省试，第二年七月被推荐制科，均未中第。事实上，自二十五岁开始，苏洵便谢绝了素所往来的少年游伴，闭门读书专攻文辞。只是向学太晚，又无所师承，句对、属对和声律的学习，“未成而废”，没有系统规范的训练，成就自然不高。

屈指算来，他也好些年没有再行外出了。

苏轼和苏辙出生，不曾惊动天地但出动了神明，具体情形见于各类传说。譬如《题张仙画像》碑，存世的拓片就在普林斯顿大学艺术馆内，画上有苏洵题字，讲述他在成都玉局观求取子嗣的情形。画中“张仙”本是西蜀眉山的神仙，传说宋灭后蜀，皇帝孟

昶入宋七日卒。花蕊夫人挂像偷祭，被宋太祖发现后，便假托他是“求子张仙”，以至于后宫效仿，继而风行民间。

苏洵以玉环交换所得，每日早晚露香叩拜，“数年乃得轼，又得辙，性皆嗜书”。

这嗜书的孩子，是神明送出的礼，出手之大方，一送就送了两份。

事实上，并没有证据证明兄弟二人天性嗜书。苏轼自己说，他七八岁才始知读书。转念想，眉山水土养人，兼有诗书养性，耳濡目染难免养成了嗜好。早在晚唐时期，西蜀已是雕版印刷的发源地。到了宋代，以成都为中心，雕版印刷形成了庞大的网络，成为当时全国的三大印刷中心之一。印刷技术的普及让书籍刊刻与收藏成为产业，五代后蜀的毋昭裔，就曾自费刊刻《文选》，由人宋子孙献给朝廷，此后反复印刷，可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书商。大唐开元年间，眉州孙长儒创建孙氏书楼，三百年来屡绝复兴，天圣初年（1023年）重建以后，即成全国最大的私人藏书楼。江乡礼俗追溯到上古三代，承袭汉唐遗风，眉山百姓大多以诗书传家。但逢初一城中雅集，各家会拿出诗文字画，品鉴出个朱紫雌黄，也成月旦春秋；若等人夜时分，街巷里陆续续燃起灯火，更有诵读的声音琅琅相间。

清风不识字，也会乱翻书，何况是孩子。

眉山是眉州州府所在，地处峨眉山和瓦屋山的东北方向，千里大江抱城而过，浩浩汤汤。苏轼《送杨孟容》一诗称，“我家峨眉阴，与之同一邦；相望六十里，共饮玻璃江。”玻璃江即指岷江，又名“蜀江”，古人误做长江的源头并称之为“大江”，在眉州境内平铺十里。那时眉州，山山有情，江水无声。若在江边远眺，雨后初晴，孤云落照的江水尽头便是二绝仙山。

“瓦屋寒堆春后雪，峨眉翠扫雨余天。”

彼岸的光，总是护佑这片山阴之地，孕育着秀数千载，诗书继世郁然成风。

如今，眉山人提及苏轼，大多会说“吾家东坡”。

众所周知，苏轼自号“东坡居士”，是他四十五岁的人生寄寓。所谓“号以寓怀，名以正体”，以“轼”为名是他十二岁时父亲所赐，世人熟知“子瞻”“和仲”等表字，要等他二十岁才加冠获得，时间上都往右靠。

这个时期，苏轼小字“同文”，苏辙也有小名“卯君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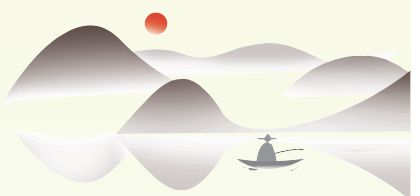
苏轼偶尔会称呼苏辙是“阿同”，听起来十分友爱。

苏轼成年以前从未离蜀，眉山的生活，前后加起来有二十五年之多，在生命的长河里，这就是最清静且激荡人心的阶地。嘉佑四年（1059年），三苏父子携带着眷离开西蜀，把仙逝的亲人托付给了六尊菩萨。故乡似无牵绊，能称之为“家”的地方，当然不止这方小小的桑梓之地，它的外延与拓展，让游子的惜前缘，却也成了“无家之人”。

家，打开具象，更多是“送江入海”的恩情。

元丰七年，苏轼心灰意冷打算归老东坡了，但又一道圣旨量移汝州。翘首西望，心中所想还是眉山。“归去来兮，吾归何处？万里家在岷峨。”从此以后漂泊浮沉，“家”又成了雪浪石上的故园山水，置放于心安之处，带着生命最初的灵气和悟性，成就他每一次的停靠与出发——

夜来蝴蝶幽梦中，眉山的街巷空明如旧否？月出江乡，椿萱并茂，东冈上浮动着影子，是棠棣、短松，亦或正是那个他。春江水暖，不知哪家娘子院里的桃树会最先开花。竹外有风动，扫落几片花瓣，掉在水里，一边打着旋儿，顺走塘中疯长的莲藕，摧枯拉朽地，惹开一城春景。到了夏天，岷江叽岸桐花照水，池塘水渚，最多是鲤鱼，担荷贩鱼的挑子成排入城，可从王家渡一直挨到纱口行。银河秋晚，江风卷起了蒹葭，追逐夜行的鸿雁，潜入寻常人家，或就停落在槐柳树下……



最后的打渔人

□ 李晓群

围捕是大场面，几只渔船散在一处水域，四周撒上网，等网布置妥当，船翁们便抄上鱼篓拍打水面，伴之以粗犷的吆喝声，响声惊起鱼们左冲右突。只要鱼一动，鸫们就欢快了，俯冲入水忙进忙出。翻江倒海间，岸上这里有人惊呼：“哇呀，好大！”那里有人尖叫：“哎呀，这条更大！”丰收的喜悦在沿河两岸经久不息。

有一次，我跟同学在河边玩耍，见爷爷用稻草串起一条大鲤鱼，提溜着往街上去。鱼估摸着有三四斤，鱼鳞身泛着金黄的光，漂亮极了。爷爷身材高大，一身青布长衫，由于走得快，风掀起他的衣角，衣袂飘飘。

一辈子纵情山水，一生陪水走了那么远那么久，爷爷在洁净的世界里见惯了轻盈和飞翔。爷爷在岷江河上洒出一个又一个圆，爷爷的日子也在这圆中盛开而又熄灭。转眼间，爷爷就老了。

不知何时起，人们用电瓶电鱼成了风，连小鱼小虾都难逃厄运。河中的采砂采石船，不分白天黑夜轰隆隆。裸露的河床大坑小坑，杂草浮萍开始泛滥，河水越来越浑浊。一入洪水季节，离河太近的人家就担心被淹……

水不再洁净，爷爷伤心了，不再下水，甚至不再去河边。失去了水的滋养，爷爷迅速枯瘦下来。船的形状起来后要刷漆，一遍、两遍、三遍……院子里浓浓闷闷的呛人的桐油味，数月经久不息。

渔船是渔人走进河流的一把钥匙，在我们家族的血脉里，爷爷的渔船永远是精美的样子。春天里，新枝滴翠，风轻浪静，正是捕鱼的好时节。捕鱼有单捕或围捕，单捕是几只渔船散在大片水域，各自撒网收网劳作。撒网是技术活也是力气活，网撒出去需要臂力、腰力、眼力、脚力，各种力量通力配合，否则撒出去的网，抡不圆，扔不远，还把自己拖得跟跟，不但招人笑话，还危险。渔人撒网的时候，鸫们多半立在船邦打盹休息，一副“青山问我何时闲”的样子。

有一天，我回苏稽老家，约了几个朋友喝茶闲聚。我们选了一个临湖露天茶苑。茶苑本是镇上居民的住家，他们乘了镇子整治的东风，把房子用来营业卖茶。费用也不贵，十元一位，一天要耍耍哒，就有好几百元的收入。